



仓颉“始作文字”的传说及其史影



王宇信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汉字是中华民族的通用书面语言。不仅我国有十三亿人口使用汉字,而且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日益提高和中外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日益扩大,在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也有愈来愈多的外国朋友在学习汉字,因而汉字是世界上使用最多的文字之一。

汉字历史悠久,几千年来虽有变异和发展,但主体结构蝉递有序并传承不衰,是世界其他各种文字所不可企及的。汉字在传承和积累中国古代文明、凝聚华夏民族为多元一体等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因此,我们中国人民把文字(主要是汉字)创造、发明漫长过程中,华夏各部族人民所表现出的创造性和聪明才智,归结为一个代表人物——传说中的仓颉,并尊崇他为“苍帝”、“字圣”加以纪念,表达中国人民对文化传统的尊重和对自已祖先发明文字伟大功绩的推崇。

一、“结绳而治”与“教民”

文字是语言的记录,文字是语言产生以后,经过漫长的时间形成的。文字一旦形成以后,使一纵即逝的口头语言得到了物化并能更大范围的流传和保留下来。但是,自“人猿相揖别”,人类形成以后,很长时间是没有文字的。

在文字发明以前,人类处在“蒙昧时代”,“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韩非子·五蠹)。在人类由原始群团向母系氏族社会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各氏族家族和胞族人口不多和居住地狭小,在生产 and 生活中彼此间联系较少,处于小国寡民,老死不相往来的封闭状态中。各群团和其后的各民族,有着本氏族共同遵守的不成文习惯法和禁忌,说着本氏族的语言,就可达到彼此间的交流和沟通。这个时期,由于生产力较低,人们只知利用环境,并消极地适应环

境以生存下来。《庄子·盗跖》“有圣从作,构木为巢,以辟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曰有巢氏”。“昼拾橡栗,暮栖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古者不知衣服,夏多积薪,冬则煖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有巢氏之民”和“知生之民”,只是在“圣人”的示范下,加以仿效,以改善自己的生存环境。因此,在这一时期(蒙昧时期的低级阶段),尚处在人类“童年”的“有巢氏之民”,还没有记录和积累经验的要求。

又经过了几千年的岁月,相当于“蒙昧时代”,中级阶段的传说中的燧人氏和庖牺氏时期以后,人类在长期与自然斗争的过程中,生产力有了一定的提高,并积累一定的经验。《白虎通》(卷一)说:“谓之燧人者何,钻木取火,教民熟食”,《尸子》也说:“庖牺氏之世,天下多兽,故教民以猎也”,“教”是传播经验的过程,也是经验积累的结果。《易·系辞》说庖牺氏“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就反映了先民这时候已经产生了在口头语言以外,借助符号或其他手段以记事和积累经验的要求。

母系氏族走过了它蒙昧时代中期阶段的发生,在高级阶段继续发展,并在“野蛮时代”的低级阶段达到了全盛时代的历程的神农氏时期,已“乃始教播种五谷”(韩非子·修务训),“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耕种”(《白虎通》卷一),农业有了很大的发展。春种秋收,五谷由种子发芽到作物成长,直到果实成熟,农业生产是一个较长的过程。因此,“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等,是一个经验不断积累和改进的过程,从而达到“神而化之,便民宜之”,取得农业的好收成。

“至于神农,人民众多”(《白虎通》卷一)。由于母

系氏族的发展,已形成氏族、胞族和部落的人口众多的团体。此时的氏族、胞族和部落之间、各部落与部落之间交往和各种社会事务的增多,以及生产经验的积累和传承,只靠口头语言是不能实现的。因而“上古结绳记事,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易·系辞》)。

所谓“上古”,即《易·系辞》所说的“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指黄帝以前的燧人氏、庖牺氏、神农氏等古帝王之时。这些古部族由于“教民”的需要,在口头语言之外,才有了符号——八卦和记号——结绳作为记事补充。“八卦”以直横和中间断成的直横每六个相叠,共组成八组图像符以表达各种事物和事情。而“结绳”,则是以绳结的大小和距离的不同,记下主人所要记事的事情。因此“八卦”和“结绳”,反映了当时人们在口头语言以外,产生了借助记号来加强记忆和积累知识的要求,是文字形成的探索和前驱阶段。

二. 仓颉造字的传说与文字的发明者

《易·系辞》所说的“上古结绳而治”,是以绳结的大小、数目及结与结的距离,记下结绳者本人所要表达的思想。因而只有结绳者本人才能知道自己是为何事而结,每个结又所记何事,有很大的局限性而不能广泛传播。此外,结绳记事仅凭结绳人自己的记忆,只能在自己和自己的继承人中传承。而“八卦”的八组符号虽然可以变化无穷,“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只能是哲理的想象和发挥,虽包罗万象,但不是语言的记录。因此在先民们长期探索和实践的基础上,“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发明文字,这个“后世圣人”,就是黄帝时期的仓颉。

我国古史传说中的黄帝时期,相当于考古学的龙山时代,距今约5000多年。这时,已完成了由神农氏时期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的转变。传说之中的黄帝部族,在打败了西方的炎帝部族、东方的东夷蚩尤部族以后,实现了我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民族大融合,并成为我国古史传说的“五帝”时期的第一帝。黄帝时期,由于社会生产力有了很大发展,是我国历史上的大创造、大发明时期。其中有一项对中华民族有重大影响的成就,就是文字的创造发明。

《世本·作篇》说,“黄帝史官仓颉作书”,《说文·序》也说:“黄帝之史仓颉……初造书契”,段注谓:“按史者,记事者也,仓颉为记事之官,思造记事之法。”《帝王世纪》亦说,黄帝“其史仓颉,又取象鸟迹,始作文字。史官之作,盖自此始。记其言行,策而藏之,名曰书契。”这就是说文字的发明者仓颉是

黄帝的史官;也有说创造文字的仓颉为李官的,《鹖冠子·近迭》:“鹖冠子曰:仓颉作法,成史李官。”宋人陆佃解说:“成史盖以狱成靠于正者。李官,士师也。”又说:“仓颉不道,然非仓颉,文墨不起。”陆佃解说:“仓号造书,不道士史。然而文墨之兴,由是起也,此百法之端也”。不说仓颉为黄帝史官,还是仓颉为李官、士师的传说,但仓颉“作书”,即发明文字却是得到人们一致公认的。

自先秦以来,不少古籍里都记载了仓颉造字之事。《荀子·解蔽》:“好书众矣,而仓颉独传者,壹也。”《吕氏春秋·君守》:“仓颉作书”,高诱注:“仓颉生而能书,写仿鸟迹以造文章。”《淮南子·修务训》:“史皇产而能书”,注谓史皇就是仓颉。《世本·作篇》:“沮诵、仓颉作书”,宋衷注:“沮诵、仓颉,黄帝之史官。”

虽然古人关于仓颉造字众口一辞,但我们从上述文献也可看出古人对仓颉造字的不同看法。一种是以《淮南子·修务训》所说“史皇产而能书”和《吕氏春秋·君守》高注“仓颉生而书”等,这就是说,仓颉生下来就能创造文字,文字的发明纯属个人行为;另一种看法是《荀子·解蔽》“好书者众也,而仓颉能传者,壹也”,这就是说,文字的发明是一种社会行为,即“众也”。就是仓颉“作书”的时候,也有古书说还有另外的人,这就是《世本·作篇》所说的与仓颉同时的沮诵。不同地区的不同部族,由于社会发展的需要,都有可能创造记录语言的文字。但由于某些“文字”使用不便,不能准确地记录语言,因而不能在较广泛的范围应用。而仓颉造字能传承下来,应是他在前人创造和使用文字的基础上,以他超人的智慧和创造力加以科学整理和规范化的结果,即经过“壹”也并大力推广,所以能约定俗成,方便口头语言的记录和表达,因而能流传下来。

仓颉规范和统一文字,对后世也有很大影响。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统一中国以后,“书同文字”的重大举措(《史记·秦始皇本纪》),应就是效法仓颉,对文字加以整理和规范的重大举措。《说文·序》说,秦统一前,“分为七国”,各国之间“言语异声,文字异形”。为了便于统一国家政令和贯彻和人们之间交流信息的需要,在“初兼天下”以后,“随想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秦王朝为了统一和简化文字,用小篆写出三种字书,作为儿童的识字读本。西汉时将此三书合为一

本,改为隶书写定,统称为《仓颉篇》,又为书的流传和推广做出了重要贡献。

因此,文字的发明和流传,决不是一人之力 and 一时之功所能完成的,而是古代智者长期探索和反复汰劣选优,并经过规范化以后,才为大众所接受的结果。而汉字的发明者仓颉,是众多的为汉字发明做出贡献的“圣者”的代表和象征。

三. 文字发明与文明国家时代

仓颉发明文字,可说是惊天动地的大事。《世本·作篇》云:“天雨粟,鬼夜哭”,《鹖冠子·王鈇》宋人陆佃解说:“《传》曰:‘天雨粟,鬼夜哭’,方是之时,至德衰矣。”这就是,仓颉造字以前,“至德玄同”,而仓颉造字以后,“至德衰矣”。

黄帝以前的太古时期,指的是有巢氏、燧人氏、伏羲氏和神农氏时期。这一时期的母系氏族公社,没有私有财产,人们共同劳动,共同消费,氏族成员之间处于平等的地位。《韩非子·五蠹》说,这一时期“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是以厚赏不行,重罚不用,而民自治。”《商君书·画策》也说,“神农之世,男耕而食,妇织而衣,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庄子·盗跖》则把母系氏族社会的神农氏时期提高到“至德”的高度,说“神农之世,卧则居居,起则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与麋鹿共处,耕而食,织而衣,无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

但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私有财产的产生和积聚,“同一氏族内部的财产差别把利益的一致变为氏族成员之间的对抗”^①。氏族成员间产生了贫富分化和社会分层。黄帝时期以后,“神农氏衰”,《五帝本纪》索引谓:“神农氏后代子孙道德衰落”,神农氏集团经过长期的发展,已由母系氏族社会进入父系氏族社会。黄帝时期,“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这时的“诸侯”,就是氏族社会最高阶段军事民主制时期的部落“联盟首领”,战争成为部落联盟间的经常事情。“黄帝习用干戈,以征不享”,用武力解决部落联盟间的矛盾。作为部落联盟首领,“炎帝(神农氏)欲侵陵诸侯”,并导致黄帝“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而得其志。”后黄帝又“乃征师诸侯”,结成更大的军事部落联盟,“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打败蚩尤以后,“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天下有不

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史记·五帝本纪》)。“以前进行的战争,只是为了对侵犯进行报复,或者为了扩大已经感到不够的领土;现在进行战争,则纯粹是为了掠夺”^②。战争和掠夺使社会成员间分化更加剧烈,各阶层间的冲突和对抗也愈加尖锐,从而把神圣不可侵犯的氏族、部落及其制度以及个人在感情、思想和行动始终无条件服从的“至德”,被那些“离开古代氏族社会的纯朴道德高峰的堕落和势力所打破。”这就是“堕落”势力的“最卑下的利益——庸俗的贪欲,粗暴的情欲,卑下的物欲,对公共财产自私自利的掠夺——揭开了新的、文明的阶级社会;最卑鄙的手段——偷窃、暴利、欺诈、背信——毁坏了古老的没有阶级的氏族制度,把它引向崩溃”^③。就是在“至德”衰落的“方是之时”,仓颉发明了文字。从此告别了“不待土史,仓颉作书,故后世莫能其咎”^④的时代,即解云:“太古无法而治,不立土史,不造书契,而至德玄同,使由之者不能知,知之者不能名,尚何议咎也哉”的氏族社会,出现了新的文明阶级社会的曝光。

文字是社会发一定阶段的产物。“由于文字的发明及其应用于文献记录而过渡到文明时代”^⑤,我国历史上仓颉发明了文字,既是旧的“至德”的氏族制度的安魂曲,又是向新的“德衰”的文明国家过渡的进军号。

注释:

⑤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60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

③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94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

④ 《鹖冠子·王鈇》。

(特约责编:徐义华)